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八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四

石鼓文

籒文者周太史籒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史籒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蓋諷先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

其意 法書要録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鋭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鍼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隷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

張懷瓘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葢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朂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歳久譌闕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録尤可嘆惜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

鳳翔府夫子廟 周氏法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

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
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
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
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
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
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
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
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

記所載古逺竒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錄

觀石鼔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

所見者止此蔡宸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内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隹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宇古雖龍

螣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揚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彛孰有過於斯焉　鐘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

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性既堅頑而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剥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葢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籒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録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䕶

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

幾希墨客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

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錄

歐陽集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

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

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葢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

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

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歧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録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録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葢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葢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

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隷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葢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

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其也趙彥林東坡詩注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褒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葢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

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肆業及之其鷙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懵讋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絶典然則

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
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
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
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
詩固考合前說且曰諷田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
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
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
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

蒐禮者不知宣王甞狩於岐山以合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蝌蚪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懐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葢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

楚為荊蠻置茅絕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肦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泰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

之當漢號史書以刻劃奇崛葢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繼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係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

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

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刻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録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籕文周太史史籕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籕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蘚澀飛端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籕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淩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存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維字祭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

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翟耆年籀史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録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

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爲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録耶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説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臮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豊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

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葢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摽之惟楊及柳則蒹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

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叅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

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便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

之辭亦已明矣鼓辭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所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

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巳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記物傳遠則一意也程大昌雍集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巳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於策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葢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閒也

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託物為从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後漢橋玄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葢橋當尅平鮮畢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

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為宣鼓其亦近

似而實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
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葢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
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顔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
七章李斯作爰歴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曰斯
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
於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
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别為一種也常之説曰宣王時

史籀自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創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自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古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别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刱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冡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

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_{目上}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竒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臮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甞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駞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冦難以來不知何在肯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

及保和殿皆與昻同或得之於昻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録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蛟走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

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遂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糢糊皆不可讀而其猶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

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葢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葢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壊而書體足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搬為一鼓以補足之

也同上

石鼓十篇大抵為斂狩而作甲言斂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畋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諸臣巳言宮社而皆有事於畋狩也辛言斂狩而歸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稱於前代至唐始出於岐陽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取置於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而得之十鼓於是乎足信知神異之

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葢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模令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解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模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篆分

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於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殹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殹見於秦斤丞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本於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𥿡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

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於尊彜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於古而

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於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於禮圖固有間矣款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適於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

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間亦得石鼓者南粤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習尚者多同歟鄭樵石鼓考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

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爲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

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禄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為

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淪於瓦礫歷代湮没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録

於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録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子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録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

丞殹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高山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

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
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
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
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
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
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
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
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

亦貴重且絶摹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須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巳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王厚之復齋碑録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
稽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
以還故家之藏絶不多見況摹有精粗故亦艱得往
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濵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
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
得一二乃畧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
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
得石林三文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

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益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至巳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録之異時寰宇太平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恐萃之保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絶摹拓一旦四海横流泯焉無復遺蹤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絶

學於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内府矣其説為信因附末卷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謬舛而無别本可證不容臆決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

吴興施宿書石鼓音

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序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

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於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録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參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説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於下古文苑注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

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

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葢因蒐狩講武之作也羣書考索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逞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況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剢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歐陽秋鼬語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

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没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濵或隱徹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鈌譌尚寡不可知也庚谿詩話

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為臼而字卻稍

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至汴梁貴重之以黄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為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為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為大都教授得此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疏欞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

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

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欵文所載者多矣

大抵石方刓而高畧似鼓耳不盡如鼓也道園學古録

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於真本多故不

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學古編

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

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强為之辭質諸真刻或前後相

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

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已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熈間楊文咼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琅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

二世詔文正詛楚絆

二世詔文正詛楚絆(縺)逯(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

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魯郡吾衍序(周秦)

刻石釋

音序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八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五

石鼓文

温彦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荘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

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中州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弇州山人稿

石鼓文始不見稱於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於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況書取秦誓詩録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

年秦漢碑碣往往磨滅殆盡豈石鼓露立野處膚刻細文而獨不盡泯乎歐陽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時事而鄭夾漈博考字學以為先秦之書温彥威使三京又知其為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所作則非史籒書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襲雅詩模倣籒文以欺後世如張霸偽古文書張天覺作三墳皆此類也天台熊仁本識石鼓論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

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决非周以後人所能
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
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
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
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作作辨萬餘
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

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做書則詩體做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証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録凡篆文出三代

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

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

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

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

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

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

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牘度之語要不足據

焦竑

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陸友仁硯北雜志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為宇文周時

所作者妄無疑也金薤琳瑯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為此迋後世耶通雅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籒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

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籒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㓜文知之衍極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所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内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

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籒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又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間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籒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石鼔文音訓

爲乎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籒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欵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欵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姚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竇㬱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𠀤哉言也惜其歲

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

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彥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瑛邕諸人皆名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葢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

阜螽即石鼓趩趩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
徂東駕行言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
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驪孔
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斿
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勅填填之謂也曰
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
調即秀弓孔碩彤矢𢍰𢍰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
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

我麃允巽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贍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㚇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滮沮之從即于水一

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文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而遂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

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圜方朱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鐵網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録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籒所書或以為

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慱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脫略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髙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百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歿未可知而擅包輩運金

填檽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同上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銛利鈞殺為大篆之祖自後別為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趙先生撝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考互訂用車攻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

葢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隷渾厚高古如見史籀於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郷貢進士将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同上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刻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格古要論

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潛溪集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歴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卣

彛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没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東里集

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録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益

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剥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録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已夘國子司業潘廸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

又九十八字益其歲月益深則摹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擊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故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此參考素齋集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

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繆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濶勗貞

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逺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古則字攜謙宋宗室之後讀書慱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瑶山教諭卒於官金薤琳瑯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

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内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葢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

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取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

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内則論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説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上仝

石鼓詩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嘗

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葢亦未見此也丹鉛

錄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畢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蝌蚪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総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裒録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為深憾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牽合紕繆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

不復書此易見耳迪既誤讀君子員員𨘢𨘢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𨘢𨘢旌旗揺動貌此豈特文法太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𨘢𨘢員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説也一隅若此餘奚取哉愼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愼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絶表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寳柰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録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楊升庵集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賓泉所云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兹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耶得之不啻寶王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録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録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絓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懐太子賢注漢書鄧隲傳遭元二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凛凛史籀湮没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絶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扎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耶此公葢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録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録胡世將資古紹志録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宋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

年十月間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刻潘迪釋文令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內大方家云同上

石鼓文字畫奇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於

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葢全文於潘迪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金石古文

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賔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升庵集中稱六百七十五字完好無譌丹鉛録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

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永叔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聖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日又在永叔聖俞之後即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既易以今文傳之秦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陝西志又從而刻石臨朐馮汝言編古詩紀亦用其文學者所當駁正也黑蝶齋小牘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句爾楊用修增益之於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 鴻雪錄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

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石鼓其一已無
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
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
録以傳石願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
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録才
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乃稱
先世藏本在集古録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
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

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亦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

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金臺紀聞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史籀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肜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删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弇州山人稿

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銛利鈎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别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游鶴堂墨藪

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别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於後置北京國學於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

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同上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略曰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嶽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縢葛糾纏碓

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其如少君古强之徒曾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謂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縣其土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玉制器無一不窮極輿渺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

聖廟戟門左右寶護無人冬輒篝火撫搨爜剥日甚余曾手摩其文與鼓形了不似其堅類玉故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琱琢旋轉刻文行字或六或七少華山前石之堅潤者與此無異想當時因有佳石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無不典字無不雅民休王遊自加寶愛此三代有道之長也非以後世竭力徵石造天無極刻龍繡螭築藩置守妄意垂遠然不一轉盼旋離野火能得鬼神呵護至今哉悲夫余既裝潢

成而題曰周岐陽石古文斷以成王時物而不以鼓名足刋古今之謬金石史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史籀筆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内余從李典籍又覔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

護持無人惜哉石墨鐫華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書畫史

東坡有手鈎石鼓文篆籕全音釋備遠勝潘廸等所録紫桃軒雜綴

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益

唐人所録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

又辥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靡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業於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益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陜西誌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古詩紀注

都城東北艮隅㸃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賢國子監在焉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右學規制大備彝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内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

徑一尺有竒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初潛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取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合宋大觀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後移置保和殿嵌金其字陰錯錯然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置鼓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内左右列矣石鼓自秦漢無傳者郡邑志云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

紀其事曰虞褚歐陽共稱古妙益顯聞於唐初自是
表章代有矣唐自虞褚歐陽外則有蘇勗李嗣真張
懷瓘竇泉徐浩杜甫韋應物韓愈宋則有薛尚功楊
文昺歐陽修梅詢蘇軾黄庭堅張師正王順伯王應
麟趙明誠鄭樵元則有楊桓熊朋來吾衍潘迪虞集
周伯溫而我朝楊修撰慎以為鼓發聞已先晉王羲
之唐章懷太子嘗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
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之鼓

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今剥漫而可計數其方要當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無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楊慎乃曰正德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

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帝京景物畧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因樹屋書影

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獵碣而唐韓退之作歌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類車攻吉日之閎深也金史馬定國

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楊用修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予獨以其辭不足儕於二雅而疑之今在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金石文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葢緣文有我車既攻等語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

不得執此以定其為宣王之鼓也至於成有岐陽之蒐則見於左氏傳可為明徵似三監既平破斧缺斨之後簡軍實修武備於先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不余及亦猶鴟鴞之詩所云莫敢侮予也書學聖蒙

岐陽石鼓文或謂周文王時作或謂宣王時作或謂秦惠文後始皇前所作或謂宇文周所作獨程氏大昌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稱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謂鼓當刻於此時可

謂明徵矣董氏逌又引叔向楚置茅蕝一節更足發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王營洛邑復都豐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岐陽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戾然以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祿父盜兵三監煽亂稅函以東非復周有於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復稱之收既稅之牛馬而復駕之召既散之卒甲而復伍

之就岐陽而講武即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
然則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則
邦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時
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
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
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hou摹勒汝帖倉頡夏禹
款識封比干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然後列
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夫宣王東都之

會雖見於詩其時玁狁蠻荆騷然不靖既用兵於鎬東之徐淮顧治兵於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播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稱王號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帝制臣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況斤權之文雖刻於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為斤權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於始皇則前此

亦用舊文矣至於十鼓其一為曰疑鄭餘慶徙置學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事在右輔為我量度掘曰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蕪土人因其已臼乃復臼之爾全上

程大昌雍録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葢後周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於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爾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

之詩一也以為秦作似宜在乎襄文之間葢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陲地近烏鼠若獵於岐陽是自西徂東不應言我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為諸侯獨以赤馬黄牛各三溼祠西畤寳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畋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

也葢成王伐奄歸而蒐於岐奄在東方故曰我來自東凄凄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葢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所作當時始継殷命淮徐煽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殘奄歸復蒐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為成王無疑臣林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蠻荆置茅蕝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徴此廣川董氏沙隨程氏毅然斷以為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蒐令繹其詞時則靁雨地則漳淵涉則舫舟草則若華木則楊柳帛魚皪皪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春時景物宛然在目其殆蒐于岐陽時作乎

或乃以我車既攻二語同於小雅因定為宣王之鼓然詩三百篇篇不雷同有叔于田則大叔于田以別之有杕杜則有杕之杜以別之使果皆為宣王時作則于峕既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矣于蒐豈復仍用其辭詩人不若是之詰窘也惟因二語與小雅同即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鼓蓋鼓是成王文宣王中興紹其先志因而用其辭此所謂復古所謂㞐也大成云爾

石鼓文不見録於詩説者紛紛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於册太師所掌之詩皆書於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於石刻未見録也炙硯録

十鼔自甲至癸諸家詮次先後不同惟山潘氏所序葢依國學位置近見嘉定孫氏更序董逌本以潘氏第六鼓為第一鼓曰王命除道也第十鼓為第二鼓

曰至岐陽而禱禡也第八鼓為第三鼓曰簡車馬也第一鼓為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師武臣力也第三鼓為第五鼓曰天子親田柴獲之盛也第四鼓為第六鼓曰田畢數獲也第二鼓為第七鼓曰陳魚也第七鼓為第八鼓曰充君庖也第五鼓為第九鼓曰從流而歸也第九鼓為第十鼓曰班師休士也其義又與薛鄭諸公有別查浦輯聞

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䜟碑石凡三截北京

國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吳皇象書一為周史籀書皆篆學之祖也鼓本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鳳翔學宮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宅四徙而至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禮殿繪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考字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而此十鼓獨無恙且剜為臼而文不傷剔其金而字猶在信有神物呵護者然兩京求舊錄

補遺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閱之

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賡敬紬譔該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王文端公集

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

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矢作尖
霥作霧舛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模本所誤
石鼓撿未之見也元潘氏廸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
亦以坙作即阪作麝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
乎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猶隱然有迹
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
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强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
考辨已明不容復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

載於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曉曉云正德戊寅秋九月望古絳陶滋序石鼓文正誤

石鼓文據楊升庵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所拓本於李文正公家余讀而驚嘆已録於京師古石考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文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捜訪靡餘力咸存斷鈌歐陽公集古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録僅多九字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

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諸本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絶不道及何也 孫承澤庚子銷夏錄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䟦云右岐陽石鼓周宣

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刑尚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内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上仝